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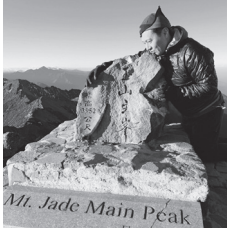
小說組 | 高雄獎

---

# 飛魚之死

---

潘鎮宇



## 個人簡歷

---

排灣族，臺東人，成大臺灣文學系畢業。退伍後在蘭嶼生活近一年時間，吹風、潛水、看海、抓魚。

## 得獎感言

---

獲獎實在開心，但這個獎對我來說太早了，心情上像是新手初次放線卻釣到白毛，仍需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文學之海深不可測，下次若是空手而歸，也只是那片海域還不夠認識我，依然要持續親近海流、瞭解每個浪的個性，大魚仍在深處等著。

感謝在朗島部落生活時遇到的所有朋友，感謝晨星民宿留我當小幫手，離開蘭嶼十年了，藉這次書寫回顧十年前的見聞，與十年間內心的衝突。

最後將這份獎獻給我的妻子，她一直在身後支持我，卻沒有其他舞臺可以給她肯定。在蘭嶼，他們會把肉質最好的魚留給妻子吃，這份獎金當然也是。

一

該來的還是來了。

濕悶的夏日夜晚，我回到房間，在桌上看見一條死掉的黑鱗飛魚。

飛魚空洞的眼睛在燈下黯淡無光，身上的血水流散桌面，發出鹹酸的腐敗氣味。好吧，對我們蘭嶼人來說，看見死掉的飛魚倒是沒那麼可怕。因此我尚能保有一絲冷靜，思考這條不知道死了多久的飛魚，怎麼會無緣由地橫躺在我宿舍的桌上？

二

小時候某個深夜聚會，家族的 maran<sup>1</sup> 神秘兮兮地說，每個達悟族人一生中或多或少都會遇到 anito<sup>2</sup>，總是會被幾件無法解釋的怪事纏上，或是感應到不可思議的感覺。像在風平浪靜的清晨，有時會出現深藍色的細長浪痕延伸到遙遠海面，maran 說這是 anito 趁晚上划船出海遺留下來的路線，稱為魔鬼的航道，大家紛紛附和曾經看過這條紋路航線。我躲在父親身後，勉強用有限的母語竦立以聽，在腦裡拼湊描繪他們曾經遇到的各種光怪陸離故事。

眉頭深鎖的 maran，繼續口述許多令人毛骨悚然的 anito 傳說，語調忽而鬆緩、忽而急遽、忽若蟋蟀啾唧、忽若湧浪澎湃。

涼亭內僅有的黃色小燈隨風微微搖晃，空氣中的黑吃掉眼前所有色彩，父親凝視地板木紋，默不作聲，他黝黑的臉在光影下有些模糊。月亮逐漸下沉，潮汐緩慢地在遠方拍打規律的浪聲，我身後傳來壁虎鳴叫，讓四周的陰沉更加寒意森森。

許久，父親起身離開，我跟下去涼亭階梯。我永遠記得那晚回家的路上，父親要我抬頭，告訴我眼前無數細小的光芒，在我們的話裡叫 mata no angit<sup>3</sup>。從此只要看見夜空繁星閃爍，我就會想起這晚詭譎的夜。

### 三

時光荏苒，如今在高雄讀大學的我還留在學校等待暑修補考結果。本來以為像我這樣離開蘭嶼多年的普通人，應該不會有機會經歷兒時記憶那段家族口傳恍惚幻妄的故事吧——因為我自認漢化已深。然而，當我回到宿舍轉開房間門鎖的瞬間，突然感覺 anito 蹲在桌角深處那片濃得化不開的黑暗中等待多時，整間矮小的宿舍，頓時像往上抽高似地令人背脊發涼，我這才發現身後的船槳早在不知不覺，已緩慢地駛入魔鬼航道的海流之中。

應該是有人惡作劇吧。我得撥內線電話給宿委，詢問是不是

- 
1. 達悟語意「泛指叔伯輩分的尊稱」。
  2. 達悟語意「惡靈」。
  3. 達悟語意「天空的眼睛」，即為星星。

有人闖進我的房間然後丟一條飛魚後離開，等等，這太荒唐了，現在的我應該先看房間內東西有無遺失才對，何況比起宿舍有外人隨意進出這件事，那些暑假留下來的港澳僑生宿舍自治幹部可能對有翅膀的飛魚還感興趣。我決定先坐下來好好思考到底發生什麼事。

首先我很清楚自己沒有嗑藥。接著，拍拍褲子，把手伸進口袋內探索試著找出一點蛛絲馬跡，或許可以幫我想起什麼訊息。我摸到被揉成一團的發票、一張一卡通卡片，以及一串上頭有我們蘭嶼船形紋的木雕鑰匙圈。發票打印著今天晚上我在超市買六瓶鋁罐裝的啤酒，手裡的這串鑰匙圈是教會牧師去年夏天送給我的，他告訴我：「上帝留你繼續在高雄一年，肯定有祂的理由」，後面還有十字架刻痕——隨時要我將一切的歌頌讚美都歸我主我的神。

思索幾分鐘後，還是毫無頭緒，真想趕快把眼前的飛魚丟掉。但我怎麼想都想不透那位惡作劇的人怎麼會有鑰匙可以直接進入我的房間，更讓我訝異的，除了手中的發票提醒我晚上有喝酒之外，自己竟然想不起來這幾天包括唸書、複習補考的考古題，其他時間還做些什麼事，甚至連今天早餐吃什麼都不太記得了。

會不會是家人寄飛魚來要我補充唸書考試需要的蛋白質和DHA，或是我們原青社團的馬耀帶來他們東海岸的飛魚要給我加油，還是說這條飛魚其實是我昨天經過魚市場時順手帶回來的

呢？我把所有該想出來的、任何可能性、纏繞在腦袋漁網死結裡的東西一一撈出來。這就是為什麼回宿舍已經過了三十分鐘，卻仍然看著牠，坐在桌前動也沒動的原因了。我開始相信部落老人家曾說去臺灣唸書的我們都有點瘋瘋癲癲，因為前幾天我拿著衣服走進浴室，卻忘了自己到底是要上廁所還是洗澡。

如今，我托扶著下巴，獨自在這尾黑鰭飛魚面前思索，同時卻也忘了自己這段時間裡到底思索哪些事情，這有點誇張吧，是否。

#### 四

魚腥味充滿整個房間。左右擺動的電風扇只是把另一頭襖熱的風吹過來桌子這側，像大雨磅礴時的汽車雨刷，刷過去的兩秒後視線又模糊不清，房間內的高溫仍舊沒有因為電風扇的轉動而有些微下降。

我擔心氣味會從門縫流竄到走廊，隔壁留下來暑修的外系同學可能會跑來敲門問我有沒有聞到什麼奇怪的味道。也許我可以上網查要根據什麼來判斷飛魚究竟在我房間裡死了多久，但其實也不用這麼麻煩，因為我很肯定，早上出門去系館參加考試前桌上還沒有這條飛魚，絕對是這樣，前晚的泡麵還在鍵盤旁邊呢，看來謎團順利往前解了一步：事件發生在我離開房間之後，時間就是今天下午。

如果在部落，把臭爛掉的飛魚丟棄在別人家門口，是件很嚴

重的詛咒。我搔搔頭，繼續納悶著這間位在七樓的宿舍房間為什麼會出現一條飛魚。我的系上同學早在六月就畢業回家去了，我們甚至還約好，九月要來蘭嶼找我潛水，不可能是他們開這種玩笑，如果說是留下來暑修的人，逛魚市時買到壞掉的飛魚，回來不曉得怎麼處理，故意丟來給我也有可能。但，幹嘛丟給我呢？外面走廊就有垃圾桶，何況真嫌麻煩的話，宿舍窗外草叢一丟，不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把屍體處理掉，有誰會故意丟到我的房間桌上？

是不是牠順著臺灣海峽的洋流北漂，再沿著愛河逆流而上，然後啪啪地飛進我的宿舍呢，牠有翅膀啊，小時候曾聽長輩說過，飛魚為了要躲鬼頭刀，會至少飛到兩三層樓那樣高，在水面上拍啊跳呀滑翔一百公尺，說不定就這樣飛呀飛呀飛到我的房間。

雖然機率不為零，但怎麼想都不可能，醒醒啊，飛魚不可能在高雄市上空飛來飛去然後飛進我的宿舍房間，不可能。我大概酒喝太多，masaki<sup>4</sup>了，我會喝那麼多酒是因為今天的考試我有信心可以及格，用部落的說法，很值得 minyanyaw<sup>5</sup> 一下，結束了暑修考試，當然值得灌醉自己慶祝，然後好好地睡到自然醒，等到下個星期一辦妥離校手續，我就可以光榮地帶著大學文憑回去部落。

我其實沒有那麼喜歡喝酒的，所謂的 minyantaw 其實只是我的藉口而已。以前剛去蘭嶼中學讀書時強迫住校，宿舍二、三年級那群血氣方剛的學長說我們這裡沒酒沒朋友，要當朋友就得喝

下這杯，彼時，在同儕壓力下很難拒絕喝酒，沒有人想和別人不一樣。

後來不知道從何時起，酒已成了我各式各樣理所當然的理由，開心要喝、難過要喝、無聊時要喝、朋友相聚要喝、朋友餞行要喝、天氣熱想消暑要喝、天氣冷想暖和也要喝，當然這次慶祝自己畢業，也要喝個一手啤酒，喝酒可以有理由，也可以不用任何理由。

大三小說課時老師要我們寫自己身邊的故事，我便寫下前述類似酒進入蘭嶼部落後發生的小故事，在以往我們的達悟語中，根本沒有「酒」這個字，如今就像 FB、IG、Youtube 等朗朗上口的外來語一樣，悄悄在島上落地生根數十年。

我邊想邊玩弄轉動手中的一卡通卡片，在我驚訝原來飛魚魚肚長寬大小剛好和卡片一樣的同時，突然想做大膽的嘗試。

我屏住氣息，靠近飛魚的鰓再深深地用力吸一口氣，啊嘻，接近上帝的味道直直衝進我的太陽穴，久久難以散去。哎呀呀，我怎麼會笨到試圖用鼻子來瞭解事情脈絡，我又不是小狗小貓，怎麼聞得出氣味的線索呢？但我靠近之後發現了重大的進展——飛魚身上的魚鱗已經被刮除了，也就是說牠在死後，曾經被處理過，我鼓起勇氣摸了摸牠的背鱗，哇，也有切開的刀痕，而且和

---

4. 達悟語意「酒醉」。

5. 達悟語意「泛指傳統上完成某件重要事物前後所進行的儀式行為」。



我心裡想的一樣：裡面的內臟和魚鰾也已被取出來。

「飛魚啊飛魚啊，你知道你怎麼過來這裡的嗎？」

不對，我怎麼又 masaki，開始對著死掉的飛魚說話呢？就算沒有死，牠也聽不懂我的話，更不會回答我的問題吧。我望著飛魚眼睛，看見牠的眼睛裡有我，混濁的眼白彈性薄膜底下，透露出坦然的眼神，這用父親講過的話來說叫 mapamong<sup>6</sup>，一切時機、地點都如此的剛好。

我在燈光下持續端詳著飛魚的黑鰭。沉默不語的屍體，可一點都不有趣。唯一有可能的是有人想故意嫁禍於我，但會是誰呢？如果是故意啊，這就有一點點麻煩了。呃，我們蘭嶼人說的一點點，已經是很客氣非常謙虛的講法。這是在我略為懂事的時候，才明白部落老人家說話時會以謙遜的口氣表達，有時還會迂迴一下，故意繞兩三個彎，像是親友分享食物時會故意說「我的肚子有一點點餓」，代表雖然我不餓，但還是謝謝你的好意，我意思意思拿一些就好；也有可能對方今日一整天都沒吃東西，但是擔心被發現會不好意思，也會說一樣的話。

也許牠正是那隻我小時候第一條處理的飛魚，我印象很深刻，當時我下刀的切法錯了，旁邊的母親狠狠地罵我一頓，大概因為這樣，所以這條飛魚才帶著怨念花了十年，穿越數百海哩，從遙遠的南太平洋游過來找我，說不定我期末考不及格就是牠帶來的詛咒，畢竟我們達悟的世界觀本來就充滿種種不可思議，如

同大海永遠遼闊虛幻，陰晴難測。

宿舍水泥牆上持續散出白天陽光的餘熱，電風扇吹得我昏沉沉的，魚腥味混雜身上的汗臭騷味，不斷刺激我的嗅覺系統，逐漸關閉我身體裡某個控制理智的裝置，初回宿舍的驚嘆與疑惑蕩然無存，只覺得自己昏沉燥渴、虛軟無力。我問自己一個莫名其妙的毫無理性的問題：「難道我就是那位把黑鱔飛魚偷偷摸摸放在桌上的人？」

不可能吧，這又不是在寫小說。

## 五

我曾在部落聽老人家口述遙遠的傳說故事，他的祖父輩的祖父輩裡有位長者，在某個風和日麗的早上划船出海要去釣鬼頭刀，當他划到 Jimacingeh<sup>7</sup> 海域準備放長線，迷糊中轉頭看見有人划船向他靠近，說肚子餓問長者有沒有帶芒果可以分給他吃，長者把船上的芒果全部給那個人後，正準備抬頭問他北方海流的情況，對方已連人帶船突然消失在汪洋大海中，長者揉揉眼回過神，竟看見四條正在拍動尾鰭的鬼頭刀在船艙內掙扎——數量剛好就是送給那個人的四粒芒果。

---

6. 達悟語意「傳統達悟人捕獲大魚時，會謙虛地自稱不是因為自己技術很強，而是碰巧這條魚剛好選擇游進漁網，結束自己的生命」。

7. 達悟語意「傳統地名，位於朗島部落北邊某海域範圍」。

離開蘭嶼到高雄唸書，對於自己族群曾經發生過荒誕不稽的譌怪傳說，我也都想想就算了，那些故事只會發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蘭嶼，跟現在的我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從來不覺得也不可能想到自己竟會是今晚故事的主角。如今，這條飛魚死在我宿舍，已是鐵錚錚的事實，這讓我迷惘，如同海面吹來的風永遠不知吹往何方。

我忍不住打了個酒嗝，因為思考何去何從下一步是什麼對我來說太難了，老人家說今天下海抓到什麼魚有什麼就吃什麼，這種生活比較適合我的個性。總而言之，現在我已確定這條飛魚不是自己飛過來這裡然後因為缺海水而死掉，牠是被殺死的，死後還被處理過，處理的刀法就是我們朗島部落的切法。回房間將近兩個小時，我終於有個像樣的推論，真不愧是即將畢業的大學生。

「我的小飛魚啊，誰是殺死你的兇手呢？」

我對著飛魚的耳朵說。飛魚當然有耳朵，而且聽力特別好，部落老人家每年在刺桐花開的時候，便會開始準備招飛魚祭，主祭者吟唱的古調會順著海流傳到遙遠的赤道溫暖的海域。聽說聲音在水中傳播要比在空氣中容易得多，聲波在水裡會包圍魚群，再一一傳到每隻飛魚的耳朵裡。然而蘭嶼的傳說歸傳說，到了臺灣就不適用了吧，海洋學會舉出各種洋流理論證明即使我們不舉行招飛魚儀式，飛魚還是會隨著北上的黑潮暖流而來。我似乎第一次思索這樣的事：嗯，那為什麼還要招魚呢？飛魚沒聽見歌

聲真的就不會來了嗎，你們飛魚為了什麼迴游，迴游至北方後又有什麼打算？

「飛魚呀，千萬不要問我回蘭嶼有什麼打算，我吟唱招魚祭的古調給你聽，下星期一你帶你的飛魚朋友再調頭回蘭嶼好不好？」我嘴裡小聲祈求似地說：「讓部落的人繼續再忙一次飛魚季的事，不要讓他們看到我就問回來打算做什麼。」

可惜我本來就不會古調，眼前的黑鰭飛魚當然睜大眼睛保持沉默。

難道兇手真的是 anito 嗎？傳統的達悟族人認為身邊無時無刻有 anito 在搞破壞，因此為了避免禍從口出，生活中有許多禁忌，儀式過程中不能喊對方名字、不能喊祭祀物品、不能說要去哪裡、不能講等下幾點要做什麼，像是有次父親帶我上家族漁船出海抓飛魚時我說錯話，直接說這邊「沒有」飛魚，被船上的長輩罵，是不是故意講給 anito 聽到，要詛咒我們這艘船補不到魚。父親告訴我，要改口說「這邊的魚很少，我們去另一邊。」這樣就代表可能還有機會，不能把話說死。

我想起隔壁村有個 maran 的名字叫 nimos<sup>8</sup>，意思是找食物的人，這當然是個謙稱的名字，故意叫給 anito 聽的，這樣 anito 聽到他的名字，就會可憐他太慘了，是個沒飯吃的人，聽說 anito 甚

---

8. 達悟語意「覓食」。

至還會趁 nimos 下海射魚不注意的時候，偷偷把兩條魚塞進他的網袋呢。

## 六

好吧，種種關於兇手是誰的胡思亂想似乎只是自討沒趣，其實我大可以走出房間，把眼前的飛魚直接丟入垃圾桶，但牠身上的惡臭恐怕會引起其他人的側目，馬上聯想是不是住在 709 室的我亂丟的，肯定會，因為七樓整層宿舍只有我是原住民，他們絕對會在第一時間往我身上猜，好像只有我會做這種事。

我腦裡浮現每次宿舍外系學弟學長朝我打量時的眼神，那眼神讓我想起大一夏天我初搬進宿舍，房間門打開後三個人轉頭見到我時臉上的驚訝。

「你們好，我叫 Si · Jimatakan 。」

「西吉瑪答……」

「喜傑麻它肯？」

「夕馬馬肯！」

無論唸幾次都不正確後，他們之後對我的稱呼就剩下：「喂」、「同學」、「那個中文系的」。我曾經試著糾正：「你們要看著我的嘴型跟著發音，我的名字是 Si · Ji-ma-ra-kan 。」但是不管我唸的多慢或是抗議不要亂改我的名字，他們也只是小聲驚扭地說：「席·吉馬特墾」彷彿只要唸快點，聽起來就能像是

唸正確的樣子。然後再過幾天，「欸，那個蘭嶼的朋友……」

算了，我放棄了，同學你們以後還是叫我李明發就好，木子李、明天的明、發財的發，比較好記，也總比唸錯來得好。無奈介紹完自己名字給新朋友認識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要我唱一首歌，還指定要聽「母語版本」，那有什麼問題，我當然很配合地唱我唯一會的那首歌謠「akokey」來滿足他們的耳朵，有時還得接受一連串的身家調查，我提醒自己「一定要繼續保持笑臉」，然後用自嘲來轉移話題：在部落裡我們家很窮，只能去海邊抓些龍蝦啊、海膽和九孔之類的當早餐吃。

最後，總是在「有機會去蘭嶼找你潛水」、「你帶我去抓飛魚好不好」之類的要求下結束。身為漢人同學眼裡的「原住民代表」，難道我還可以說不好嗎。同個星空下，我在高雄，這裡的人對蘭嶼感到好奇；我在蘭嶼，那裡的人也對高雄感到好奇。

以前學校從臺灣分發的公費老師在國中畢業典禮結束後鼓勵我：傳統文化很重要，但終究只能這樣罷了，唯有努力多唸點書，離開蘭嶼到臺灣賺錢，將來才有出息，才會受人尊敬。我說服自己這不算歧視，只是我漢化還不夠深，還不夠能用國語來替自己辯護罷了。我當時在想，未來只要我跟他們一起受相同的高等教育，努力成為他們眼裡一樣高度的漢人之後，相信就不會再出現歧視問題。

比起達悟傳統口述文學與傳說故事，歷經五年的中文系訓練

讓我更熟悉中國五千年來的文學發展和正統的孔孟處世哲學。如今我要畢業了，想起大一時我曾向主耶穌祈求自己不要被外在的歧視和內在的認同問題所困惑，只要跟著學習漢人的歷史、文化，理解漢人在想什麼，我們的生活將不會再因不了解而有所誤會。也因此，這些年我打領帶的次數可能還比打丁字褲的結還多呢。

有次教授在課堂裡告訴我們，唐詩要用閩南語抑或客語來唸才會合押韻——甚至轉頭對港澳僑生說用粵語也可以，那時我低著頭，試著用達悟語來理解課本裡艱澀難懂的聲韻符號，最後期末考當然是雙手一攤，迷失在元音、音位、音節、語位、音變的複雜音韻系統裡。好吧，我得承認延畢又補考的科目就是人稱中文系三大殺手之一的聲韻學。

哎呀，對了，我剛才是不是有想到，我可以直接把飛魚往窗外丟掉，只要沒人看到，不就可以結束這場荒謬的鬧劇嗎？即使被路過的人看見，他們頂多抬頭驚呼亂罵：咦～誰那麼缺德亂丟東西呀。抱怨完還不是匆匆離去，不可能知道是誰丟的呢。對，事情就是可以這樣圓滿解決。

等一下，我先拍照然後在 FB 打卡。這整件事太誇張了，值得分享。於是，我花了五分鐘取角度重拍再重拍、修圖再修圖，把這張經過美肌效果的飛魚照片貼上 FB。短短三十分鐘內破百讚，底下湧入二十多則留言。我津津有味地看著手機跳出的訊息提示，不斷滑看朋友群中誰按讚、誰按驚呼、誰按生氣的臉，心

中被肯定的存在感油然而生。想起來就興奮，看見按讚數的增加，我知道會觸動並獎勵我腦內的多巴胺，來自手機裡被關注的成就感與愉悅感，會在我每次上傳照片看見動態留言時，回饋並完整我存在的意義。

## 七

「唉，你死了，怎麼還擺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呢？是你害我渾身不對勁，是你把我搞成現在副窘樣的。」飛魚的眼睛似乎反射天花板的燈光一下，像是告訴我說：對呀對呀就是我。飛魚的俏皮回應取代我初進房間時心中的驚駭，熟悉卻又陌生的感覺油然而生。

國中時父親帶我練習射魚，記憶裡我憋一口氣往更深的礁洞下潛卻遍尋不著魚群，海流極強，我不停地踢水準備返回海面換氣，竟瞧見前方有大隻的鸚哥魚朝我游過來，我明白如果我上浮換氣再回到海裡，牠早就不知道游到哪裡逍遙自在了，然而我的身體已經沒有空氣和餘力繼續追下去，沒辦法就差一口氣，但就這樣放過牠實在太可惜了，牠將成為第一條超過我手肘長度的大魚，當時沒想那麼多，彎身側踢蛙鞋，決定耗用剩餘空氣去追牠。我盡可能地放慢踢水動作，隨著海流浮沉緩緩地靠近，魚槍準心鎖定魚鰓，緊繃的橡皮蓄勢待發，彼時我瞧見牠的臉上也是一副無所謂的表情。



此刻桌上飛魚的嘴巴微微張開，像在嘲笑我按讚數還不夠，我嘆口氣，過了這個週末，我就要畢業離開這裡，到時我又能從這城市裡或是這所學校中帶走什麼？高雄五年的大學生活，我認識一些朋友，他們剛才在我最新貼文按讚留言，但遠在手機另一端的那些人能明白我此時此刻的心情嗎。我拿起筆扶著魚頭，怕弄髒手似的用指尖捏著尾鰭把屍體倒吊起來。

拍完照了，我要把你丟掉。

突然間，我警覺自己不該上傳 FB 留下證據，如果明天校方在草叢發現飛魚屍體，公告校網追緝凶手，肯定有人會密報教官是我丟的，到時影響我的離校手續，收回我的畢業證書，豈不是玩完了。哎呀，我到底在幹嘛啊，看來得自己處理了。

父親曾經說過在蘭嶼遇到問題，要想辦法自己解決，別人看你有困難的時候，可能還是會來幫忙，但他是他，我是我，他有他解決的方式，至於我想怎麼做，想什麼時候做，那是我家的事。我們很怕去處理別人家的問題，可能會有什麼不好的髒東西轉移或傳染到自己身上，再者，傳統受人幫忙必須要回報對方，也會擔心因此欠人家什麼還不起，所以直到今日我遇到問題都不太會講，也不想麻煩別人。

「親愛的，如果你想陪我回蘭嶼，就表示一下吧。」我說：「你自己決定，沒關係的，你不想回去就不要回去。大海有的自由，這座城市也有。」

自每個太陽從海面升起的早晨開始，我打工、讀書、辦就學貸款，為的不就是一張能夠離開蘭嶼的船票。離鄉背井的日子，我時常想起兒時父親帶我第一次參加的招飛魚祭。祭儀當日太陽尚未躍上海面的清晨，父親頭戴銀盔、身著盛裝的傳統服飾牽著我在海灣等待太陽升起，領祭的長者拿雞朝向大海吟唱古調，嘴角一張一合，嘰哩呼嚕不知何詞，我的母語能力很差，只能靜靜看長者們如此這般、這般如此地進行招喚飛魚儀式，許久，站在灘頭的男人用手指抹雞血，點在腳邊的石頭上，祈禱今年汛期能一切順利圓滿，飛魚能依古老的約定迴游。

如今我就如同隨著黑潮逐流的飛魚，經歷完整漢化體系的航行後，原初的海浪記憶提醒我在每年刺桐花開的時候，不要忘記迴游到小島。我往宿舍窗外望出去，想起小時候那滿天繁星的夜晚。

「taosya o karawan a peylingalingayan ?<sup>9</sup>」

我把你丟掉，你不會怪我吧。我突然有些感慨，畢竟在蘭嶼浪費食物是大忌，眼前又是意義深遠的黑鰭飛魚，冰涼的觸感傳入指尖，心中湧上一股酸楚的味道。

去年夏天回蘭嶼，我陪母親去山上整理地瓜田，她一邊詛咒偷吃地瓜的老鼠，一邊抱怨家裡沒錢的事：「你大學畢業後要像隔壁的沙伊岸一樣賺很多錢回來，你妹妹房間的冷氣已經壞很久

---

9. 達悟語意「你難道不想再多看這世界一眼嗎？」

了。」她噘起嘴，其聲切切，其情悽悽，我不知道要怎麼回應，她們好像覺得唸大學是件很了不起的事，畢業後都能去鄉公所吹冷氣上班當公務員，至少不會像他們以前一樣只能去工地做工，我輕輕地微嘆一口氣，放棄解釋大學還有分各種工理文法商醫設計等科系，敷衍地說些無關緊要的話希望她別擔心，當時心裡也有與此時相同的酸楚。

## 八

手機軟體的訊息通知背景聲被我拋到腦後。這時，不知怎麼、毫無緣由地，忽然想回家直接跳進海裡游泳的念頭閃過，我不明白原因是什麼，總之就像別人總對我說「不要想太多」時心中的感覺，我想起讀小學時和同學去釣魚的傍晚，當時父親開心地拿著 taroi<sup>10</sup> 對著我第一次上鉤的魚和釣竿慎重地祝福：希望所有的魚都願意跑來吃你的餌。

父親接著教我一句老人家常說的話：

「*amyan so mangacyacileb*。<sup>11</sup>」，無論做了什麼好或不好的事，不要以為沒人看見，因為在我們達悟族的心裡還是會感覺到有視線盯著你看。

好吧，那就好人幫到底。

我帶你回去。

「請原諒我，房間沒有刀子，用美工刀將就一下，」我從背

包裡拿出美工刀將魚身剖半，照記憶中的畫面朝魚身背面劃兩刀再正面劃三刀，「對不起，宿舍的鹽巴所剩不多，只能幫你抹一面。」

飛魚屍體隨著被我切開的刀痕，緩緩地伸展牠的雙鰭，宛如跳完最後一支舞，低下頭向眾人答謝。我將兩粒飽滿卻失去彈性的飛魚眼睛挖掉，點點頭說：「你還需要繩子穿過你的眼睛。」使用鞋帶把飛魚吊掛在房間的窗戶外。

我突然有種別離的悲傷，心情像飛魚眼睛底下介於水晶體與角膜之間的混濁，灰灰霧霧的顏色。

「謝謝。」我說。

「ayoy<sup>12</sup>。」我聽見窗外的飛魚傳來微弱回音。

## 九

就在飛魚經歷第二次死亡後，於此同時，我的腦袋瓜如釋重負，大概也是因為酒醒了，感覺輕鬆又舒服。我去沖澡，整理房間，倒掉垃圾桶內的垃圾，還投幣洗了我的髒衣服，恍惚之間便恢復我原本正常的生活，轉換之快連我都懷疑自己，現在的我和幾個小時前的我，到底經歷了什麼？

---

10. 達悟語意「用鹽風乾後的豬肉條」。

11. 達悟語意「天上總有人在看你」。

12. 達悟語意「謝謝」。

我躺在床上，過了一夜仍翻來覆去睡不著，窗外的夜幕漸漸被掀開，天空微微泛起淺白，我決定去買豆漿蛋餅填飽肚子。走出宿舍，校園內一如往常，開始有人慢跑運動打拳跳體操。

如果我帶牠回蘭嶼，家裡的人肯定會驚訝高雄哪裡來的飛魚。好的，行李箱內塞一條充滿魚腥味的飛魚，無論如何都不是個好主意，但，或許我可以過幾天再將牠收進來，曬三天剛剛好，等星期一肉質稍微再硬一些，就可以在離開高雄之前水煮吃了牠。畢竟牠不屬於這座城市，也不應該再跟我這樣的小人物繼續有什麼瓜葛。

我回頭望向七樓的宿舍窗戶，依然清楚記得昨晚在宿舍汗流浹背的黏膩和充斥在房間內的濃厚魚腥味，這當然不是一場夢，我可不希望再發生一次類似的事件，我也不想要再當故事的主角，如果可能的話。

遠方的晨星掙扎著最後的光芒閃耀，我像 totoo<sup>13</sup> 那樣安靜地環顧警戒四周，希望沒有人會注意到空中那條正隨風搖擺的飛魚。

---

13. 達悟語意「蘭嶼角鴉」。

## 〈飛魚之死〉評語

● ●  
巴代

小說〈飛魚之死〉設計簡單，以一條死去的來路不明的飛魚，一個房間，主角一個人，作為小說的場景與人物。作者藉著意識的流動與自我對話，調度了不同場景，不同時空的故事去鋪陳。於是通篇呈現了個人成長經驗與求學的掙扎，帶出了達悟族的禁忌與文化特質，並反思民族文化與個人無可避免需經歷漢化過程的衝擊。小說語言成熟，行文流暢而氛圍幽默、和緩，令人讀來輕鬆與不自覺莞爾。

近些年，過度追求小說技巧實驗而忽略了故事經營的作品很多，太沉迷於故事的鋪陳與堆疊的作品也近乎反彈的，一件又一件的出現在競技場上。這不是壞事，小說類型的豐富與各類寫作技巧的實驗與實踐，對臺灣小說的整體發展有其正面的意義，都值得鼓勵。但有時，簡單不複雜的結構，有時更利於經營小說的氛圍、溫度與調性。

這一回，評審委員票選出〈飛魚之死〉，或許看中的正是久違的簡單、回甘。